

复盛定调大明帝国的两局棋

程万军◎著

大明帝国

精明乖巧君命是从、才华横溢循规蹈矩、
敢于死谏却死也不反，
明朝士大夫是个很奇怪的群体，
这个样子的他们是怎么炼成的？

文史主播名家程万军经典代表作，语言幽默，观点犀利，
阅后会令你惊呼：朱家套路深，再不梦回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明帝局

程万军◎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精明乖巧唯君命是从，才华横溢循规蹈矩，敢于死谏却死也不反，明朝士大夫是个很奇异的群体，这个样子的他们是怎么炼成的？

本书通过讲述明朝二祖皇帝密设两大棋局，及其两颗弃子的“犯罪经历”，尝试给出一个深度答案。这两颗弃子为朱元璋父子的两大宠臣，是承上启下的两个标志性人物，一个是末代丞相胡惟庸，另一个是开山首辅解缙，同时他们也是中国两类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通览此书，不仅能使读者管窥洪武、永乐两朝对士人的驯化改造，了解大明王朝“君尊臣卑”的内情，而且还能对中国士人自明朝之后丧失野心与个性，由国臣退为家臣、整体二化（奴化、僵化）的逆淘汰政治根源一探究竟。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帝局 / 程万军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02-50861-8

I. ①大… II. ①程… III. ①中国历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8633号

责任编辑：杨静华

封面设计：刘超

版式设计：魏远

责任校对：马子杰

责任印制：杨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7 字 数：208千字

版 次：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产品编号：071550-01

序 言

PREFACE

奇异的明朝士大夫，谁造就的

自十余年前中国兴起“说史热”，明史便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仅关于明朝衰败的原因，恐不下百种说法。五花八门的明人、明事讲座，围聚了众多“明粉”，其中不少人视明朝为理想社会，对梦回大明心驰神往。

他们喜爱明朝哪一点呢？很多“明粉”都对说史者描绘的明朝士人生活充满艳羡。明朝士人过着体面的日子，且非常有气节，不平则鸣，进谏起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歌可泣，壮怀激烈。

查看明史，这确是实情。以大明王朝的言官为例，他们知无不言，敢于面斥皇帝，死于廷杖也不畏惧，似乎是了不得的士人。

但是，笔者在读明朝作品、看明代人物时，总感觉这个朝代的士人，

与汉唐甚至两宋比起来，有些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呢？

他们虽不怕死，却从不敢造反。

他们看似活得体面，但在皇帝甚至皇帝的奴才——太监面前，却没有尊严。

他们的壮烈，大多通过犯谏的形式实现。那种犯谏，于今人而言，无异于找打、“犯贱”。

有人说明朝很硬气，对外有骨气，对内有正气。但细品起来，这种硬似乎不是强硬，也非坚硬，而是僵硬。

史料显示，大明王朝臣民普遍具有自我压抑的阴柔人格。

“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这是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男人的印象，他惊讶于中国男人都如此文弱，看起来都像女人。

他对明人的印象绝非空穴来风。《明史》为证，当时士大夫们打架也是这个样子。隆庆五年，内阁发生内讧。朝堂之上，大学士殷士儋揪住首辅高拱的脖领子，出言不逊，推来搡去，而满堂之上，士大夫们没人敢拉架，或者连拉架的力气都没有。再后的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的内廷，随便派几个太监，就可以揍士大夫一顿，甚至将他们活活打死，大臣毫无还手之力，即便知道对方并未奉旨行事，在正当防卫范围，对打起来也一败涂地，大约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衰相，在汉唐时代是无法想象的。所谓汉唐雄风，雄在哪里？首先是士人的阳刚尚武。汉唐文人持剑，关键时刻甚至可以强行改变国家命运，诸如东汉末年三国前期的朝堂群雄们，“挟天子以令诸侯”，逐

鹿中原。而明清时，全然不见了这股霸气。他们谈武色变，完全沦为“动口不动手”的雌化书生，智勇双全的诸葛亮类士大夫的表率已近绝迹。文人士大夫的主流人群，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那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家臣化，其特点是：以君为国，把君主家的事视为国家大事的全部，没有对整个族群命运的考量，更没有政治文化革新使命的担当，就个体而言，也失去了自我，丧失了创造力所必需的个性与野心。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知道，隋朝开辟了活力十足的盛唐的端口，宋朝则使华夏文化更趋繁荣，这两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握有重权的士人、前朝权臣，而自明朝始，后世封建王朝这样的权臣就再也没有出现。

明朝所有的皇帝宠臣，看似神通广大，其实在皇帝面前极其卑微，都算不得权臣，因为没有决策权可言。明朝中后期，皇帝的宠臣，大都是严嵩这样的怪胎。得宠时，他们与皇帝并肩出入内宫，共进御膳；失宠时，他们失魂落魄，甚至流离失所，乞讨要饭。从天堂到地狱，只凭皇帝的一句话。士大夫尚且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休论左右国家民族命运。

就才华而言，严嵩也应该算是士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著名的词人和书法家，在辞章和书法上的造诣一流。但是这个四十八岁才开始发迹的士人，靠的不是传世之作，而是给皇帝拍马屁、贡献华而不实的奏章祝文——敬天“青词”。

《明史·严嵩传》给严嵩这种士人的定义是奸臣，还给严氏父子罗列了众多罪名，无非是他整了人，杀了人。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那些严嵩父子整杀的人，都是嘉靖皇帝想杀、要杀的人，自始至终，不是严嵩父子弄权，而是嘉靖皇帝弄权。你可以说严嵩是个人品不好的奸臣，但却不是什么一手遮天的权奸，真正有资格叫权奸的，唯有当朝皇帝。

就明朝士人形象而言，严嵩显然是个反面代表，而正面形象的人物又如何呢，他们是令人鼓舞的士人么？

以方孝孺为例。此人清流立世，气贯长虹，系名垂青史的名士。

使方孝孺名垂青史的事迹是，他为保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与造反夺位的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做斗争，终因拒绝起草登基诏书而悲壮“就义”——不但他本人被“磔于市”，而且株连八百余人，被“灭十族”。

谁也不能轻视方孝孺的气节，然而方孝孺的牺牲，是死得其所，还是悲中有哀？

方孝孺死前，曾作绝命诗一首：“天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此绝命诗，道出了一个士大夫殉道的精神源泉，但这个道却并非永恒真理，那里既没有自然科学，也没有社会科学，只是皇家大院钦定的道德，与其说殉道，不如说殉君。方孝孺的死没有换来大明王朝的丝毫进步，也未引发政治与社会半点变化。而就在方孝孺为君主家事慷慨赴死时，同时代的西方科学家哥白尼和布鲁诺，却做着一件堪称伟大的事：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布了日心说与宇宙无限的观点，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教会做斗争，并最终为追求科学真理而牺牲。他们成为人类伟大的启蒙者，推动了国家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

相较之下，那些把精力、才华乃至生命全部投入皇帝大院中的方孝孺般的东方士人，只能是令人叹息，并不鼓舞人心。

当然，绵延近三百载的大明王朝，士人前赴后继，大多既不是严嵩这样的奸人，也非方孝孺这样的节士，而是如丁士美这般的“标准照”。

丁士美是明嘉靖年间入仕的一个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状元，深得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帝赞许，可谓官场不倒之翁，明官标准样本。

但他在有生之年都干了什么呢？

史料记载，江淮才子丁士美自幼聪明绝顶，以状元身份入仕。在得知高中状元的消息后，他马上给当朝皇帝献上了《及第谢恩表》，其语言风格如下：

奎曜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侔天地。

这封《及第谢恩表》引自《明状元图考》，用的是标准“颂圣体”，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却无一点真知灼见。通篇就一个中心思想——拍皇帝马屁。为了讨皇帝开心，这个状元指鹿为马，睁着眼说瞎话，把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称的嘉靖皇帝，吹捧为德高望重的圣人。

丁士美从政近二十载，历经三朝不倒，累官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但却没有留下一篇可以传世的作品，没立下一件为后人铭记的政绩。史籍记载，丁士美的诗章著作所存甚微，除了他的《及第谢恩表》，《中国历代状元诗·明朝卷》收录有他的一首诗《春日游宝光寺》，另外就是些官场酬文。此类诗章，基本是官样文字、道德空话。

史书《明状元图考》赞称丁士美“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淹贯经史，正直忠厚，朝野共钦”。嘉靖皇帝称其“品高德正”，赐书“责难陈善”。

“缜密端重”成为其安身立命两大法宝。这四个字通俗点说，就是循规蹈矩，为皇帝做事规规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一生不出格的丁士美，知天命之年死了父亲，不敢违越祖制，老老实实返乡丁忧守孝三年，其间心情压抑，一病不起，终故乡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

这种刻在模子里的才子士人，竟是明朝中后期的主流。

当然，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注定做不成几朝重臣、大明官场的不倒翁。因为那是其时政治制度环境所致。

遍览明朝历史，终明二百七十六年，可见只有像丁士美这样“清、

慎、独”的大臣可以活下来，且能在官场长命。凡是有个性、主张权利的都做了刀下鬼。

显然，自明朝起，华夏民族的精英——士人阶层严重退化，他们丧失了“活力”。

这是谁造就的呢？是谁构建了那种扼杀士人“造次”的环境？

熟悉明朝历史的读者知道，明朝有两个祖皇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们是这个王朝政治的奠基人。在他们相继执政的洪武、永乐年间，都有自己的宠臣，其中两个宠臣分别是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是末代丞相，另一个是开山首辅。同时他们也代表着中国两类传统士大夫——权臣与狂士。但这两人下场均不好，最终被定性为大明罪臣。熟悉历史的读者还应知道，一般宠臣的命运都是“主易宠迁”，是因换了主子倒运，即先帝的宠臣被后帝杀了立威。为什么朱元璋父子当朝就杀宠臣？显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他们一手创建的这个王朝立规矩。为此，他们费尽心机，各布了一盘很大的棋局。那么，收官之后，随着对那两枚棋子的弃杀，给大明官场及政坛确立的是什么基调与规矩呢？明朝“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奇异士大夫之形成，以及近代中国士人之不堪，和大明二祖又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本书所要揭示的内容主旨。以下两篇跌宕起伏的祖皇帝棋局，系笔者对明朝二祖皇帝有计划地“驯化”士大夫之管中窥豹，也是践行“讲三度（温度、深度、亮度）历史，正现实三观”原创原则的又一次新鲜尝试。希望广大读者掩卷之后，可以解开“奇异的明朝士大夫”成因的些许疑团，进而对近代中国士人“劫后变种”之痛进行痛定思痛。

程万军

2018年5月20日

目录

CONTENTS

上篇

洪武废相局

——末相胡惟庸之末路

- | | | |
|-----|------|-----------------|
| 002 | 第一章 | 朱门小吏，一朝发迹 |
| 009 | 第二章 | 御用神棍，助除杨宪退善长 |
| 020 | 第三章 | 挑战徐达：天子脚下无兄弟 |
| 026 | 第四章 | 治死刘基：大帝岂容士独立 |
| 035 | 第五章 | 君前站立：胡相自降士人身段 |
| 045 | 第六章 | 皇探密报：胡相结党，尾大不掉 |
| 052 | 第七章 | 洪武帝变脸：中书省里没好人 |
| 060 | 第八章 | 朱灭汪广洋：不做君棋亦当死 |
| 067 | 第九章 | 奇罪加胡身：勾结日本人 |
| 079 | 第十章 | 十年屠胡党：三万“功狗”刀下鬼 |
| 089 | 第十一章 | 棋局大起底：丞相享年一千六百岁 |
| 098 | 第十二章 | 永绝权臣：自此无士有野心 |

下篇
永乐束阁局——开山首辅解缙之不归路

- | | | |
|-----|------|------------------|
| 106 | 第一章 | 太祖灭相，士林乏树 |
| 112 | 第二章 | 解才子入世：一夜成名万言书 |
| 120 | 第三章 | 太祖的雅量：百叟宴上弃骄子 |
| 127 | 第四章 | 回炉八年，再度回朝奉新君 |
| 139 | 第五章 | 朱棣开朝：士人翘首盼“永乐” |
| 146 | 第六章 | 内阁诞生：开山首辅跪修史 |
| 158 | 第七章 | 恃宠越位，高调议储犯皇子 |
| 168 | 第八章 | 大帝起意，他要下盘很大的棋 |
| 176 | 第九章 | 纵子反攻，天空飞来两顶帽 |
| 183 | 第十章 | 手伸太长！免职首辅驱交趾 |
| 192 | 第十一章 | 求用心切，鬼使神差会监国 |
| 201 | 第十二章 | 请“缙”入瓮，新仇旧恨算总账 |
| 209 | 第十三章 | 一网打尽：朱棣束阁立臣规 |
| 218 | 第十四章 | 标准家臣：前“忠”后“顺”姚广孝 |
| 227 | 第十五章 | 终弃解卿，大赦不赦下杀令 |
| 236 | 第十六章 | 再无狂士，朱明臣子皆妾身 |
| 248 | 后记 | 阿猫阿狗怎成“精” |

上篇 洪武废相局

——末相胡惟庸之末路

他，资质平平，如果从士大夫的类别区分，他应该算是个权士。所谓权士，古语与“谋士”相通。而一旦赋予了“大夫”官级，拥有重权，“权士”就成了可与君主分享国家最高权力的丞相级士人，易为“权臣”。

他是中国最后的丞相，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权臣。

以下这段中国末相沉浮小史，可以帮助我们揭开朱元璋杀相废相的深层动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末相是如何消亡的，看出太祖皇帝为本朝永绝权臣，下了一盘怎样的棋。

第一章 朱门小吏，一朝发迹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是《奸臣》，胡惟庸排第一，可谓明朝第一大奸。但其实，无论是胡惟庸自己还是朱元璋，起初对“胡惟庸”这个人的定位都是小人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翻看胡惟庸的历史档案，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这个人只有后半生，没有前半生。公开的历史资料很少讲到他的身世，连生日都无记录。所以胡惟庸的年龄始终是谜。这说明什么呢？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族出身，他是人到中年发迹后，才被史官留意记录的。

那么这个不起眼的胡惟庸，是怎样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走上历史舞台的呢？

史书没有此人的出生年月，但却清清楚楚地注明了此人的籍贯，他的老家——濠州定远县。濠州，位于今天安徽省蚌埠、凤阳一带，定远县当然也归其管辖。胡惟庸这个人没有显赫的家世，但却有着显赫的籍贯——他的老家比较有名。用过去的话来说，濠州属于龙兴之地。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很多义军教派都云集在那里，其中就包括朱元璋的明教红巾军。正是这支军队，后来从濠州打遍全国，成了大气候。

所以，可以说胡惟庸出生在“革命根据地”，这个老家注定要给他带来不平凡的经历。纵观其后半生，他的好运和厄运果然都与这个籍贯有关。关于这一点，稍后的故事会展开。这里，我们还是先从胡惟庸早年

的身份说起。

那么胡惟庸早年是干什么的呢？一些野史和笔记小说曾偶然提到过胡惟庸早年的身份，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个私塾先生，等于是乡村民办教师；二说此人是个元朝小吏，大概也就相当于宋江之流的“押司”文书。不管是哪种角色，可以说他在旧朝混得并不好，于是当天下大乱，本乡本土出现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后，胡惟庸也反了，投靠了朱元璋这支抗元武装队伍。

我们今天看胡惟庸的举动，应该说，他也是个有想法有胆量的文化人，参加反政府武装可是杀头之罪，你知道哪朵云彩下有雨？朱元璋这支队伍一定能成功？一旦失败了，谁也活不了。可见，胡惟庸也有搏一搏的心理，不想一辈子混下去，参加起义军，就是希望在乱世一搏，改变自身命运。

虽然胡惟庸有点文化有点墨水，但在朱元璋手下，起初并没有得到太多青睐。史料显示，元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胡惟庸投靠朱元璋这支部队，得到了什么职务呢？元帅府奏差。给领导跑跑腿，取点文件报纸什么的，相当于现在的通信员，绝对属于小角色。

那么，早期胡惟庸为何没在朱元璋阵营显山露水？

因为此时朱元璋正处在打天下阶段，他最稀罕的是两类人才：一是运筹帷幄的军师谋士，像刘伯温、朱升那样，能够提出高瞻远瞩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伟大战略；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武士，像徐达、常遇春那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这两种人才，胡惟庸均不在其列。胡惟庸不懂军事，不会打仗，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打了很多著名战役，没听说哪一场是胡惟庸指挥的，甚至连参与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胡惟庸是很难在早期朱元璋阵营冒出头来的。

《明史》轻描淡写地记述了他的这段光阴：“胡惟庸，定远人。归太

祖于和州，授元帅府奏差。”

随后，“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

没有事迹，只有基层履历。这说明，胡惟庸虽然早年即随朱元璋起事，但仅仅是个小人物。在朱元璋身边打杂几年，官居四品以下，与明朝的开国功臣、王公侯伯一千人等，不在一个层次。

但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凡是称得上是奇葩人物的，一般运气都不错。胡惟庸也是这样的人。本以为这辈子没当大官命的胡惟庸，在投靠朱元璋的第十二个年头，突然官运亨通，迅速从基层上调中央，不断被委以重任。

《明史》接着记述，就有些分量了，“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胡惟庸由一个地方基层干部，一跃而成中央重点培养的骨干成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很多历史小说将胡惟庸的发迹归结到他的人脉发生了质变。沉寂期间，胡惟庸结识到了一个大人物——朱元璋的心腹李善长。

李善长，公元1314年出生，濠州定远人。《明史》记载，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李善长这个人，是个读书人，而且善于出谋划策，他的谋略十有八九能成功。

这介绍中，“习法家言”是一个关键词。说明李善长不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士人，而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一般师从法家的人，主张严刑酷法，善为帝王“杀人刀”，大都能受到政治强人——君主的欣赏。

所以，李善长投靠朱元璋后，很快受到重用，成为左膀右臂。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的时间比较早，朱元璋起兵时就跟过来，做朱元璋的掌书记，是朱元璋的第一笔杆子。坐了这个位子后，李善长充分发

挥了他的强项：调护诸将，因材施教，使之各得其所。

所以，朱元璋对他不断委以重任。朱元璋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其为参议，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由他裁决。后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以李善长为右相国。

成了相国后的李善长，把他的强项延展于治国理政：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李善长在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堪比大汉萧何、大唐房玄龄。于是，自然被“明主”继续封赏。

吴元年，即公元1367年，朱元璋论功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

史书记载，李善长和朱元璋的关系可谓相当亲密，在朱元璋打天下还没有建立明朝之时，李善长一直在其左右。李善长虽不是进士出身，也非元朝官员，更没有刘伯温那么神机妙算，但他源源不断地为朱元璋的前线军马筹集粮草、兵饷，在后方总理日常事务，制定典章赋税，是一把好手。所以，朱元璋让李善长与刘伯温等裁定律令，做立法工作，显然是将李善长作为大总管使用。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封官之时，还特别强调，虽然李善长没有前线战场上的赫赫战绩，但坐镇大后方功绩卓著，在诸功臣中独一无二。

可以说，李善长对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居功至伟。

胡惟庸若攀上此人，就不愁没有升官机会了。

说起中国人拉关系，血缘之外，就属老乡了。李善长与朱元璋、胡惟庸同为濠州人，不过他与胡惟庸还近一层，不仅同州而且同县，都是定远县人，纯老乡。

于是，胡惟庸以攀老乡为由靠近李善长。当然光靠嘴说是不行的，胡惟庸巴结也是上了重礼的，据说主要是送了黄金二百两，也有说是送了三三百两黄金，总之是下了“血本”。这些黄金砸到老乡跟前，李善长一看，这人不错，会来事，于是就认下了这个老乡，成为胡惟庸的伯乐。

史书《明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胡惟庸擢升为太常司少卿，再晋太常司卿，成为一名中央大员，确系经同乡李善长推荐，“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而官方史料还有《昭示奸党录》旁证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对此小结，称：“按《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据李善长家奴不花后来举报，老爷确实收了胡惟庸一千两白银、三百两黄金，是为举荐胡惟庸当太常司丞酬谢。

李善长与胡惟庸这对老乡由此关系拉近，后来还结成了亲戚，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娶的是胡惟庸的侄女，这可以视为一种政治联姻，有了李善长这个亲家。胡惟庸当然不愁没有人在皇帝面前替自己美言了。直至力荐升迁。

人脉变了，上边有人了，这确实是胡惟庸升迁的一个要因。

但笔者认为，这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那么，胡惟庸发迹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时代变了。

常言道：“时来运转。”胡惟庸的蹿升也可谓“升逢其时”。

此时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转折变化——改朝与换代。

我们知道，朱元璋这支起义军，在公元1367年成了大事，完成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业，元朝灭亡，次年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顺理成章成了开国皇帝。

就在此后，胡惟庸时来运转。不是他突然长本事了，也不是李善长的推荐之功，而是朱元璋的用人标准发生了变化。打天下之后要坐天下，